

已人文藝短論選

王克平
錢英才 編



巴人文藝短論選

王克平 钱英才 编

花城出版社

巴人文艺短论选

王克平 钱英才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插页 165,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册

ISBN 7—5360—0139—8 / I · 135

定价：2.30元（贰元叁角正）

目 录

第一辑

新诗漫谈·····	(1)
中国文艺上的食与性·····	(5)
作家与人生·····	(13)
《山雨》发刊词·····	(18)
雨丝 (一) ·····	(20)
雨丝 (二) ·····	(23)
雨丝 (三) ·····	(27)
雨丝 (四) ·····	(31)
雨丝 (五) ·····	(33)
雨丝 (六) ·····	(35)
小品文的前途·····	(39)
朋友文学·····	(41)
小说的发展过程·····	(44)
作品与批评·····	(47)
“钞票文学” ·····	(50)
典型的写出·····	(53)
作品中的心理描写·····	(57)
现代小说的欣赏·····	(59)
文艺杂谈 (一) ·····	(67)
文艺杂谈 (二) ·····	(70)
救亡时期的文学问题·····	(72)
小说闲话·····	(80)

谈写作·····	(81)
文艺杂谈·····	(83)
关于所谓“永久主题”的解释·····	(87)
现实主义者的路·····	(89)
从崎岖到康庄·····	(95)
剪裁·····	(98)
丑恶的描写·····	(101)
文学上的还原论·····	(104)
关于新诗和抗战文艺·····	(107)
通俗文学及其他·····	(110)
问题小说·····	(112)
扞虱谈：开笔大吉·····	(115)
阿Q的大众文学·····	(116)
从工人与工头之歌说起·····	(117)
利用矛盾然后统一·····	(121)
还须多铺桥梁·····	(123)
留下的问题·····	(127)
一条尾巴·····	(131)
作品的产生·····	(133)
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	(135)
《文艺短论》后记·····	(139)
《和平》译者序·····	(141)
我期望着·····	(147)
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150)
我的报告·····	(156)
《学习与战斗》后记·····	(161)

文艺中国化问题·····	(163)
《论鲁迅杂文》后记·····	(167)
《文学读本》后记·····	(171)
《文学初步》再版后记·····	(174)

第二辑

作家应该有丰富的知识·····	(181)
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 ·····	(184)
略谈生活的公式化·····	(190)
典型问题随感·····	(194)
关于删改·····	(204)
“难言之隐” ·····	(206)
“一反其道而行之” ·····	(208)
关于“巴人” ·····	(211)
论人情·····	(215)
给《新港》编辑部的信·····	(221)
以简代文·····	(223)
“拿出货色来” ·····	(228)
消亡中的“哀鸣” ·····	(234)
《鲁迅风》话旧·····	(237)
《遵命集》编后记·····	(243)
争论之外·····	(253)

编后记·····	(264)
----------	---------

新诗漫谈

在短短的时间中，什么风行着的事物，都会成过去了的，这似乎是中国人的常态。

新诗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一看，近日所流行着的新诗，和前三五年所流行着的，不是有很显著的不同吗？

当然，我并不是因这些不同而感慨。而况什么事物，如其是在进化道上走去的，总是时时刻刻变动着的，不同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

可是在近来新诗的趋向，似乎不是进化。我们在最初新诗坛上见到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自由诗

这一类的诗，是句子长短不齐，含有轻飘的诗意，押着天籁的韵，间句的，或随便的。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是这一种诗的例。

（二）短诗

短诗最初的提倡的人怕是周作人吧！他在某报上曾介绍过日本的俳句。接着便是冰心女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有所谓《繁星》与《春水》之出现，一时，小诗便成了“流行病”，好象旧诗里的绝句，什么人，无论能与不能，都要摇摇笔的。

（三）散文诗

散文诗的第一首就是周作人的《小河》。此后继起的人似乎很少。穆木天和滕固我好像在不知哪一种杂志上也见到他们做过。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里也有几首。这一类诗，涵意较深，富有象征意味，不大容易做好。所以总不见风行。

以上这三种诗格，都是诗的解放运动中所适应的诗格。他们共同的精神：（一）侧重诗意。（二）打破限字、限韵、平仄、对仗的恶习，不致以词害意。总之一句：他们是想以日用的语言适如其份的表达吾人情感的波动。

可是一到“诗的防御战”以后，小诗顿时减价，觉得这种写写小感想的东西，并不能算是诗。要做诗人的人都缩回了头，去另辟他们的蹊径了，接着自由诗也受了影响。“滚！滚他的！”滚走了。于是就发生了现在的新诗的现象。

现在的新诗的现象如何呢？我也可以分作三种来说明。

（一）自由诗变成了限字、限韵、限行的“抒情诗”了。

（二）短诗变成了限字、限韵、限行的“议论诗”了。

（三）散文诗变成了限字、限韵、限行的“叙事诗”了。

这以上的三种趋势，比较的“抒情诗”还有些成功，然而成功的，怕也只是一二个人。如徐志摩的诗。因为他运用字眼来得裕如，不致有生硬或不通的地方。而且，在限韵限行之中，加以相类的叠句，使诗有回荡之致。虽则其余等而下之的作家，学腔得使人有点闷气。但总不使人绝望了。

议论诗，这个名目当然有点滑稽，而且不能成立。但事实如此，何妨让我巧立名目。在古老的时候，这种议论诗也是有的，我们同宗王安石曾经做过不少议论诗。此外如寒山拾得王守仁之类都很多。新诗坛里最初见于胡适之的誓

诗①(?)接着便是郭沫若的《孤竹君之二子》②里的诗。不过在彼时此种诗不很盛行，大概我们的诗人，还是新生，只会发些小感想，写一点短诗。可是一到现在他们便从小感想中跳出，连篇累牍的大发其议论了。可是真个能把经纶国家的政治理想与移风易俗的哲学思想写进去象吾家王安石一般也好，至少总可留予后人以考证的材料，象胡适之一般以诗经作他哲学史大纲的材料。而偏偏我们的诗人，只会情愿做他爱人的狗，从他的爱人的头发议论起，一直到眼、嘴、手、奶奶……议论了一大篇。这似乎有点使人失望。而且即使有议论了，在诗的技艺方面讲，也应该具体一点。譬如雪莱的《云雀》，差不多每节在赞美它的歌声的美妙。可是他用象征的方法写来，就觉得诗意丰富，音韵畅然了。可是我们的诗人的议论，似乎又太直截了当了。

叙事诗似乎是“古已有之”。可是一到现在它的国界被小说侵占去了，好像没有提倡的必要。本来散文诗与叙事诗截然不同，散文诗是将某一种诗的意境具体的象征的说出。其形式略同于叙事。后来因为一派人憎恶自由诗散文诗太不讲格式了，便在评论界里撒了几撇大刀。我们的诗人，觉得不是出路，于是袭用这个形式整之以格律，而有所谓叙事诗出现了。第一首要算闻一多的《李白之死》，现在的叙事诗大家，则朱湘是也。朱湘的《草莽集》差不多是最讲格律的诗集。起句十一字，以后各句便拼拼割割非十一字不可，起节四行，以后各节便也生吞活剥的非四行不可。真可谓集新诗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

① 胡适并未有《暂诗》的诗，可能是《尝试》。

② 《孤竹君之二子》是郭沫若写于二十年代的剧本。

总之，现在的新诗，大有复古的状态，每一个作家要讲些格律，讲些脚韵。（而且，有的人，甚之于仍旧用水平韵来较量韵脚，如朱湘之流。）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拚命讲究。这是新诗走上了生的道路呢？或是走上了死的道路？

此外又有派神秘诗，始祖是李金发，继承者是胡也频。我觉得这一派诗表现的方法倒颇自由有致，只是太不容易使人了解。原说诗是诗人自己的东西，管不得读者的领解与否，可是这样一来，文艺根本没有立足点。因为它离开普通的人性太远了。但其创造的精神却很丰满的。——象现在限字限韵限行诗，这种格式并不是创造，只可说是雕琢。创造是可贵的，雕琢是可弃的。我希望今年的新诗还我自由与活泼的形式与精神来！

（原载1928年1月1日《白露》第2卷第5期，署名王任叔。）

中国文艺上的食与性

(一)

近代社会思想发展的内容，差不多可说是经济思想的解放与妇女运动的勃兴。在这两大支流里，其最重要的部分，前者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要算爱伦凯的《恋爱论》。所以我们如其把近代社会思想的内容再缩小来说，差不多可说是求食的问题与性的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的《资本论》，本来是时代的产物。欧洲自从手工业衰落机器发达以来，劳动界顿成失业的恐慌，资本家利用这个时机，不时的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劳动预备军，藉以减低工价，使资本庞大，剩余价值增高。所以欧洲近世的辛迪加与托拉斯，就变成了劳动阶级生活失其保障的恶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指出这里面的误谬，想以一种共产主义的理想来解决这些问题。

爱伦凯的《恋爱论》，其根本的原则，是基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的。在过去的欧洲，女子的地位的低落，和中国是差不了多少的。本来，依据社会学者说，人类的最初的家庭是母系制的。男性都以女性为转移。后来，因女性的怯弱，终于被男性所笼络，女权便从此旁落。妇女运动就根基于这一点上。而爱伦凯的《恋爱论》，他因为女子每每屈服

于男子的威权下，造成一种男女强奸式的婚姻，沿习为常，使男女两方面的性的意识都无正当表现的方式，所以爱伦凯的《恋爱论》，换一句话，也可说是性的解放。

因之，近代文艺的思想，便以这两者为主干。而尤以食的问题，为近代文艺的特色！

(二)

在中国，似乎未必如此。只要我们一检查这几年来的出版界，在创作里，简直找不到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那样的一篇小说。一大半，或许还可说是全数，都是写男女关系的性生活的小说——雅其名则曰恋爱小说。而且，有一批文人，故作奇幻的结构，用一种浪漫式的写法，脱离了时代性老远老远。更说不到是性的解放的叫喊。

但我们倘然把头脑冷静一下，我们对于这个现象，似乎也不能怎样施其攻击。我们要明白文艺的产生，先要明白现实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的时代背景。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近来的社会残留——或说还不能说是残留——着的传统人物，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是如何致其憎恶，对于男女间真正的恋爱，是如何施其攻击。他们背负着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来和现在的事实相比较，他们用着几千年来的历史理论，来和现在新起的理论相抨击。所以他们终于成了圣人的化石，来作他们压迫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想求性的解放的叫喊的文学，自然蓬蓬勃勃地不待煽动而产生了，而兴盛了。

这是一种原因。

次之，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一句，在今日中国的文艺界

里，一大半的角色都是青年。虽则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都不过是“新进的”、“等而下之的”，不能和几个成功的作家相提并论。然而我们中国成功的作家，差不多像“硕果仅存”一般的鲜少，未必能够代表中国全体的文艺界，而尤其不能代表中国文艺界的一般思想。——所以我说，中国的文艺界里一大半的角色都是青年，这话是还可以成立的。

因之，在文艺上对于性的解放的思想的接受，又是十分自然的事实。而况这一批青年差不多又都是在前时代人物的压迫下的新时代人物。身受的苦痛，较为深切，自然于无可奈何之时不得不吭然高呼了。

这是又一种原因。

有这两种原因，便造成今日文艺上性的色彩的浓厚。

(三)

同时，在今日文艺上性的色彩的消淡，也是使人闷气的事。然而一考其背景，我们也无法咒骂这个现象的了。

因为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大资本家，更说不到辛迪加、托拉斯，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只是大贫小贫而已。而且，中国直到现在，还脱不了手工业的时代，机器的不发达，使劳资的斗争还未趋于极端。在文艺上便感受不到这种影响。

这是一种原因。

我前面说过，中国现在的作家，一大半都是青年。而所谓这批青年，又大都是小资产阶级里的人物。他们对于生活，未必感到十分的困难。——这里，我应得补充一下。我以为恋爱这件事情，根本是小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因为，资产

阶级，他们有的是钱，逞的是欲。他们没有一个不置备三妻四妾的，谈不到似乎所谓有些神秘性的恋爱。次之，说到无产阶级，他们最要紧的是吃饭，饭之不饱，何有于性。他们连可解决性的问题的黄脸婆都找不到，更何用乎恋爱！只有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是可以实现他们一夫一妻制的恋爱。现代恋爱文学之所以繁多，这怕也是一个原因。——即使有一、二作家，干喊着没有饭吃，但他们真个穷到如何地步，真个尝过何种困苦生活，还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所以无从造成这一派的文学。

再说，因中国向来文字与语言的隔离，致一般劳动者，都成一个不识字的先生。近来虽则稍稍言文一致，但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怪物，劳动阶级还是一样不能适当地运用国语来表现他们的意思。劳动阶级既与文学脱离关系，无产阶级的文学，便无从发生，食的叫喊所以在文艺上也没有听到了。

这是又一种原因。

(四)

但我们终觉得中国人是短视眼的，而在文艺界里也同样有这一个现象。

我们中国虽不是机器业时代，但，我们中国是一个贫国，却是一个不可讳的事实，中国人生活的困苦，吃饭的艰难，未必会比人家“落后”。罗素游历了中国一趟，大赞美中国民族普遍地支配着老子思想，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安贫乐道的东西。益足以证明中国是世界最贫的国家。而况，

自海禁洞开以来，中国竟做了世界最大的商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用着种种的方法（第一就是利用关税，第二就是利用买办阶级），来实施他们的经济侵略政策。中国的劳资的斗争的姿势，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民众相对峙的。近年因洋货的增长，土货的低落，农村经济已入于恐慌的时代。农民的贫困与农业的凋零的现象益形明显。而国内历年的内战，兵、盗、水、旱，接续的侵袭着；河南的红枪会，浙江的嵎^①匪，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方面说来，我们中国似乎应该有很好的表现那一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就是表现饥荒与暴乱现象的文艺作品——发生。然而中国的文艺作家似乎没有见到这些，他们感觉的麻木，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人说文艺作家是一个预言者，因为他们感觉是超乎寻常的敏锐，他们在别人未见到时先已见到了，所以成其为预言者。而中国的文艺作家，似乎不能绳以此例。

（五）

但这个原因，也很可追寻得到。

（一）中国人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个人主义者。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就是普通社会里的思想的最好一句表白。他们只知自己的苦痛，只求自己的悦乐。文人们所有的悲叹、唏嘘、哭泣、愤恨，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所以他们便根本不会发生此种文学。我们不必说文艺，逸出本题范围来说此次革命的失败，根本也还是个人主义的作

① 嵎县。

崇。他们对于党的生活似乎不大方便，于是不惜修正，修正……成就了现在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府。同样，在文艺界里因个人思想的浓厚，影响到思想界里，便都造成不少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了。

（二）为民众艺术的提倡者的缺乏。中国人是最不欢喜有一种主义的。为主义而努力的，便不免于“脑袋搬家”。在文艺界里差不多也是这个现象。一味的宽容，一味的包涵，这就是文艺作家忠实的态度（？）。我记得在沈雁冰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经一度揭櫫他自然主义的主张，然而附和者日见其少，讥笑者日见其多。即现今主张革命文学，“写实方法”者流，彼时就是极端攻击的人物。终于鲜明的旗帜倒了，中国的自然主义的文学时代过了。已经入于新浪漫时代了！（？）文学是感情自然流露的喊声也高了。

我并不反对文学是感情自然流露这一句话。然而我觉得感情是可以锻炼的。人不是怎么样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在某一种环境里便能变成某一种形式，否则，大思想家的言论就不会遗留到现在，近代文明简直等于空虚。因为人不会受外界的影响，就无从接受他人的思想与言论。那么现在的人，还完全是个生番。所以在这时，我们的文艺界，应该有人起来，高揭鲜明的旗帜，大喊一种“为民众”的口号，使一般青年作家转移了他们的目光，从象牙塔里跑出来，看一看四面的环境，扩大一扩大人间的同情，再去奋笔疾书，创造些为民众的艺术，客观的艺术。——在那时，我可断定文艺上的表现食的问题的色彩，必定渐渐浓重起来。

然而，今日之中国，唯美派的文学家却日见其多矣！惜乎，他们又不能真切地沉入于酒与妇人之中，如法国之恶魔

派者，以反映此末劫之中国之荒乱与悲惨与黑暗也！

(六)

而且，即使退一步说，青年们似乎也应该把恋爱的梦惊醒了。且莫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惨杀，兵燹，匪患……青年们应有所清醒：即就恋爱的本身说，哪一个青年不怀着失恋的苦痛。做神仙的——恋爱的成功者——可说是寥若晨星吧！这是什么缘故？青年们，开开眼来吧！黄金把你们的爱情买了。

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是极应该发生的事实。哪个人不爱生命，在经济条件不能适合之下，不能成功恋爱，这是生命意识的主张，是并不错误的。否则，不管一切的无条件的恋爱，在这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里是断然不会发生的。所以恋爱的基础是建筑在经济之上的，性的基础是建筑在食之上的，这并不是男士和女士们的变节或薄情，这是人的正当行为。可惜青年们都太执迷了！忘却了面包，写他的情诗；丢弃了人间，写他的情文；于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恋爱文学勃兴了。——呸，什么恋爱文学，性的文学而已。青年们，恕我，什么是恋爱我不懂，男子爱女子，女子爱男子，我觉得其间的关系是很显明的，毋待神秘其词的说。你们说，男女的爱是超乎肉欲以上的，我更其不懂这话。然而，我却见到你们迷醉时的态度。我只知道，所谓爱情，不过是性意识的变相。所谓恋爱，不过是男女两方面都沉入于迷醉，于狂热的变态中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呢？然而，恕我，这不合时代的话。——然而有了恋爱文学，是不是就可